

中小学校园欺凌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刘 程

摘要: 基于对上海市中小学生抽样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探讨中小学校园欺凌行为的类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36.32%的中小学生都有过受欺凌经历,16.19%的中小学生有过欺凌他人的行为;身体欺凌和言语欺凌是校园欺凌的主要类型;中小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风险主要受到个体特征、微观系统和宏观系统的影响;中小学生是否欺凌他人主要受到个体特征、微观系统和历时系统的影响。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校园欺凌的形成机制,为预防和治理校园欺凌提供实践依据。

关键词: 中小学 校园欺凌 身体欺凌 言语欺凌 影响因素

校园欺凌(school bullying)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调查显示,我国中小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比例大致是6%到39%(颜湘颖、姚建龙,2017)。从2016年开始,国家有关部委相继发布《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等文件,为预防和治理校园欺凌提供政策指导。基于此,本研究着重分析了有关中小学生欺凌行为的调查数据,从受欺凌经历和欺凌他人的行为这两方面探讨中小学校园欺凌行为的类型及其影响因素。

一、相关文献回顾

(一) 校园欺凌及其影响

校园欺凌是在校园及其合理辐射范围内学生之间进行的故意和持续性侵犯、并造成生理和心理伤害或财产损失的行为。校园欺凌主要包括这样一些核心要素:主体(发生在学生与学生之间)、表现形式(持续和反复的生理、心理伤害或财产损失)、本质特征(故意加害,且行为过程的力量不平衡)。校园欺凌的类型主要包括身体欺凌、言语欺凌、关系欺凌、性欺凌、网络欺凌等。

校园欺凌对受欺凌者和欺凌者均会产生多重影响。一方面,校园欺凌有可能导致受欺凌者身体和精神上的创伤,并引发创伤后应激障碍(比如头疼、失眠)、内化问题行为(比如退缩、抑郁)、外化问题行为(比如逃学、报复行为)等(Troop-Gordon & Ladd, 2005)。另一方面,欺凌他人对欺凌者也会产生负面影响。从短期来看,欺凌者出现抑郁和焦虑症状、学业退步和社交退缩行为的风险显著增加(Baldry, 2004);从长期来看,如果儿童时期的欺凌行为未加控制,欺凌者在成年后还可能出现更多的反社会人格、行为失调乃至违法犯罪问题(许明, 2008)。

(二) 校园欺凌的成因

校园欺凌是个体特征、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

从个体特征来看,男孩比女孩更容易卷入校园欺凌;男孩更有可能成为直接欺凌(比如身体欺凌)的受害者和施害者,女孩遭受间接欺凌(比如关系欺凌和言语欺凌)的风险更高(Olweus, 1993)。总体来看,年龄与校园欺凌发生率之间存在着“先升后降”的关系。但也有很多研究表明,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转型时期普遍性社会焦虑的形成、分化与治理研究”(19BSH131)阶段性研究成果。

校园欺凌存在着低龄化和向小学阶段蔓延的趋势;随着年龄的增长,欺凌行为也会由直接欺凌转变为间接欺凌主导的模式(Huang et al. 2013)。超重和肥胖儿童、身材瘦弱矮小儿童、发育迟缓儿童、残疾儿童等更易成为校园欺凌的受害者(Juvonen & Graham 2014);具有内向孤僻、抑郁、焦虑等性格特质者更易遭受欺凌,具有易怒、情绪敏感等性格特质者更易欺凌他人(谷传华、张文新, 2003)。

从家庭环境来看,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儿童(比如贫困儿童)更易遭受校园欺凌(Due et al., 2009)。此外,在家庭教养方面,相较于民主型的教养方式,专制型、溺爱型、忽视型等教养方式都不利于儿童的健康发展,会增加儿童卷入校园欺凌的风险(刘程、廖桂村 2019)。

从学校环境来看,不友善的校园环境(比如师生关系、同学关系等)更有可能导致欺凌事件的发生(Kasen et al. 2004);学校管理的规范性、教师师德素养等都同校园欺凌的发生率密切相关。此外,学生对学校较低的联结感(sense of connectedness)也会增加校园欺凌的发生率(Skues et al. 2005)。

从社会环境来看,居住在低收入和不安全社区的青少年更有可能卷入校园欺凌(Chauhan & Reppucci 2009)。同电视、视频游戏等媒体的暴力接触也会改变青少年对攻击行为的认知态度,进而增加不理性的学习模仿和欺凌风险。此外,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欺凌也正在波及越来越多的青少年(Juvonen & Graham 2014)。

(三) 校园欺凌的理论解释

对校园欺凌的成因,人们也力图从个体层次、微观环境、社会环境等方面进行理论解释。其中,从个体层次对校园欺凌形成机制的理论解释主要包括“生物决定论”和“成长中的自然现象”说;“社会学习理论”“地位驱动理论”“越轨情境理论”强调的则是个体直接接触的微观环境的影响;而“亚文化理论”和“社会失范理论”则将分析视角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环境之中。

“生物决定论”可以追溯到犯罪研究的生物学流派。相关研究发现,人类的越轨行为具有特定的生物学基础,包括遗传、荷尔蒙、体型、颅相等。因此,具有特定生物学特征的个体有可能从小就具有更为强烈的越轨或犯罪倾向。“成长中的自然现象”说则认为,欺凌行为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自然现象(Koo 2007;姚建龙 2016)。由于神经发育系统相对滞后,青少年需要不时地通过越轨行为(包括欺凌行为)去探寻行为边界、寻求存在感和成人意识。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个体成长环境(比如家庭)中的暴力行为具有示范和传递效应。如果儿童和青少年长期目睹暴力行为,那么他们往往就会模仿并认同暴力行为;在特定外界条件的刺激下,就会自然地激发起欺凌行为(Baldry 2003)。“地位驱动理论”则认为,欺凌行为本质上是欺凌者谋求地位、声望、“权力”或获得归属感的手段(Berger et al. 2015)。校园欺凌是欺凌者谋求地位认同的一种策略选择。“越轨情境理论”进一步纳入了越轨(校园欺凌)的情境要素。这一理论认为,犯罪行为 and 被害经历取决于三个重要因素,即有犯罪动机的人、合适的犯罪目标以及有力保护的缺乏;当这三个要素同时存在时,犯罪和被害的几率便会大幅上升(Cohen & Felson, 1979)。

“亚文化理论”认为,欺凌行为是社会所建构的独特的“亚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校园欺凌也是“反抗文化”的体现。“社会失范理论”则认为,人的越轨行为具有深刻的社会结构根源。由此,这一理论把分析视野从个体层次拓展到了社会整体层面。

(四) 研究反思

既有研究探讨了校园欺凌的形成原因,并从多学科的角度进行了理论解释。这些都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校园欺凌的形成过程和机制的认识。但是,相比于国外研究,我国的相关研究更侧重于思辨和道德立场,实证研究还相对比较缺乏。此外,已有的实证研究大多是从个体特征和微观环境分析校园欺凌的影响机制,缺乏对更为广泛的影响因素(比如社区、媒体、社会环境、时间推移等)的分析。这些研究大多强调欺凌者或受欺凌者的单一视角,缺乏融合校园欺凌主体和客体的系统分析

(尤其是受欺凌经历与欺凌他人行为的逻辑关联)。

基于此,本研究拟在生态系统理论的框架下整合既有研究;同时,从受欺凌经历和欺凌行为这两个角度出发,进一步拓展有关校园欺凌生成和发生机制的研究。

二、研究思路与设计

(一) 研究思路与假设

既有研究表明,某些个体特征会诱发或强化卷入校园欺凌的风险,但现实生活中造成校园欺凌的原因却是多方面的。对此,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可以提供一定的启示。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个体总是嵌套于相互影响的一系列环境系统中,其间各个系统与个体相互作用并影响着个体发展;按照关系远近,可将其分为微观系统(microsystem)、中层系统(mesosystem)、外层系统(exosystem)、宏观系统(macrosystem)和历时系统(chronosystem)(Bronfenbrenner,1979)。在整合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生态系统理论形成了更为系统的解释框架。

从个体特征来看,由于在基因、荷尔蒙、体型等方面的差异,男生卷入校园欺凌的风险显著高于女生;校园欺凌现象会随年龄增长而呈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身体健康欠佳、个人形象欠佳、具有心理或性格缺陷的学生更有可能成为校园欺凌的对象。此外,在谋求地位认同的过程中,成绩排名靠后的学生(地位认同感往往偏低)也更容易卷入到校园欺凌中。

从微观系统来看,家庭成员关系紧张、教养方式简单粗暴会导致中小学生学习不合理的交往和沟通方式;校园环境不文明、教师体罚学生会增加中小学生学习欺凌行为的危险;同辈群体的接受可以为中小学生学习提供心理和情感支持,减少卷入校园欺凌的危险,而缺乏同伴的支持和保护则有可能增加相应危险。由此,可以提出假设1: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不和谐、同伴支持较少会增加中小学生学习受欺凌和欺凌他人的危险。

从中层系统来看,家庭与学校的紧密联系可以减少学生卷入校园欺凌的危险;就学校管理而言,开展校园安全教育和反欺凌辅导可以降低校园欺凌的危险。此外,校园周边环境的好坏也会对校园欺凌产生影响。由此,可以提出假设2:家庭与学校联系不足、学校缺乏校园安全教育和反欺凌辅导、校园周边环境不好会增加中小学生学习受欺凌和欺凌他人的危险。

从外层系统来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更容易成为受欺凌的对象;媒体(尤其是互联网)的负面影响也会增加中小学生学习卷入校园欺凌的危险。而参与社区各类活动不仅可以增进社区凝聚力、促进青少年的正面融合,还可以减少其卷入校园欺凌的危险。由此,可以提出假设3: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具有网络成瘾倾向、未参加过社区活动者卷入校园欺凌的危险相对更高。

从宏观系统来看,经济发展滞后地区校园欺凌的发生率相对更高;社会治安和未成年人成长环境欠佳也会产生类似影响。由此,可提出假设4:所在地区的人均GDP越低、对社会治安状况和未成年人成长环境的评价越消极,则这一区域内发生受欺凌和欺凌行为的危险越高。

从历时系统来看,随着时间推移,个体所处的微观环境也会发生变化。一方面,家庭结构变化等重要生活事件的出现会对儿童的学习和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离异和重组家庭不能及时而有效地满足儿童发展的需求,这些家庭的儿童更有可能出现受欺凌和欺凌他人的问题。另一方面,受欺凌经历也会增加欺凌他人的危险(Smith et al., 2004)。由此,可以提出假设5:非原生家庭子女卷入校园欺凌的危险更高;遭受过校园欺凌的学生欺凌他人的危险也更高。

(二) 数据与测量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于2017年下半年至2018年上半年在上海市开展的“未成年人成长发展状况调查”。该调查采取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首先,根据各区的总体在校生数,配比出各类中小学生的比例;其次,确定每个区需要抽取的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人数;最后,根据各区办学特

点 随机抽取符合条件的学校进行整群抽样。在剔除无效问卷和缺失值问卷之后,实际进入分析的有效问卷共计 7307 份。男生占 48.69%,女生占 51.31%;受访学生的平均年龄为 11.99 岁。

根据生态系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个体特征变量主要包括人口学特征、身体健康状况、心理或精神健康状况、学习成绩排名等;微观系统变量主要包括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同辈群体等;中层系统变量主要包括学校安全教育和学校反欺凌辅导、学校周边文化环境、家校联系等;外层系统变量主要包括家庭经济条件、媒体接触、社区环境等;宏观系统变量主要包括所在区当年人均 GDP 的自然对数、社会治安状况等;历时系统变量主要包括家庭结构变化、是否遭受过校园欺凌等。被解释变量为校园欺凌,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过去一年内是否遭受过校园欺凌”;二是校园欺凌的具体类型(包括身体欺凌、言语欺凌、关系欺凌、网络欺凌等);三是“过去一年内是否在学校欺凌过其他同学”。

三、研究结果

(一) 描述性分析

从微观系统来看,88.53%的受访学生表示家庭成员关系融洽;父母打骂教育的频率平均为 1.08 次;对校园环境文明评价的均值为 18.17(取值范围为 4 至 20);70.64%的学生表示所在学校没有“老师体罚学生”的现象;受访学生的朋友数平均为 4.71 人。^①从中层系统来看,表示学校过去一年开展过安全教育的占 89.22%、开展过反欺凌辅导的占 72.98%;对学校周边文化环境表示满意的占 86.63%;表示“父母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的占 89.24%。从外层系统来看,家庭经济条件较差者占 15.33%,中等经济条件者占 66.70%,经济条件较好者占 17.97%;11.30%的受访学生具有一定的网络成瘾倾向;过去一年参加过社区组织的集体活动的学生占 25.70%。从宏观系统来看,受访者所在区人均 GDP 的自然对数均值为 10.19(取值范围为 9.38 至 11.29);对社会治安持积极评价者占 96.99%。从历时系统来看,生活在“原生家庭”的受访学生占 87.81%,但也有 12.19%的学生生活在“非原生家庭”。

从被解释变量来看,受访学生表示过去一年遭受过校园欺凌的占 36.32%。具体而言,遭受过身体欺凌、言语欺凌、关系欺凌和网络欺凌的受访学生分别占 19.87%、24.25%、6.75%、6.38%。由此可见,言语欺凌和身体欺凌是校园欺凌的主要类型,但关系欺凌和网络欺凌也不容忽视。此外,校园欺凌的各种类型之间还具有较高的“共发性”——表示曾遭受过两种、三种、四种类型的校园欺凌的学生分别占 10.24%、3.35%和 1.85%。调查还显示,16.19%的受访学生表示“过去一年曾在学校欺凌过其他同学”;34.74%的受欺凌者表示有过欺凌他人的经历。

(二) 中小校园欺凌行为的生态系统模型

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构建了中小校园欺凌行为的生态系统模型。六个被解释变量(是否遭受过校园欺凌、是否遭受过身体欺凌、是否遭受过言语欺凌、是否遭受过关系欺凌、是否遭受过网络欺凌、是否欺凌过他人)均转化为虚拟变量,故采用二分类 Logistic 方法拟合模型。

1. 受欺凌经历的生态系统模型

从校园欺凌客体(受欺凌者)的角度构建六个嵌套模型(见表 1)。其中,模型 6(完全模型)中的 Pseudo R^2 为 0.14, AIC 值为 8313.56。与之最接近的是模型 1(微观系统模型),其次是模型 4(宏观系统模型)。这说明,个体特征、微观环境(家庭、学校与同伴)和宏观系统是中小校园欺凌

^① 问卷中对这一问题的调查包括 7 个选项,分别为 0 个、1 个、2 个、3 个、4 个、5 个、6 个及以上。分析时把“6 个及以上”统一视为“6 人”,因而作为连续性变量处理。不过,这在客观上会导致数据分布在这一选项上的高度集中(占 57.27%)。

表 1 中小学生受欺凌经历的生态系统模型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性别	0.23 ^{***} (0.05)	0.40 ^{***} (0.05)	0.40 ^{***} (0.05)	0.42 ^{***} (0.05)	0.40 ^{***} (0.05)	0.27 ^{***} (0.06)
年龄	-0.0003(0.11)	-0.01(0.11)	0.01(0.11)	-0.07(0.11)	-0.04(0.11)	0.07(0.11)
年龄平方	-0.01 ^{**} (0.004)	-0.01 [*] (0.004)	-0.01 ^{**} (0.004)	-0.01(0.004)	-0.01(0.004)	-0.01 ^{***} (0.004)
病假次数	0.16 ^{***} (0.02)	0.18 ^{***} (0.02)	0.19 ^{***} (0.02)	0.19 ^{***} (0.02)	0.19 ^{***} (0.02)	0.16 ^{***} (0.02)
减肥意愿	0.18 ^{***} (0.06)	0.30 ^{***} (0.05)	0.28 ^{***} (0.05)	0.28 ^{***} (0.05)	0.28 ^{***} (0.05)	0.17 ^{***} (0.06)
紧张焦虑情绪	0.70 ^{***} (0.10)	0.73 ^{***} (0.10)	0.74 ^{***} (0.10)	0.74 ^{***} (0.10)	0.73 ^{***} (0.10)	0.72 ^{***} (0.10)
情绪自控能力	-0.27 ^{***} (0.07)	-0.50 ^{***} (0.07)	-0.56 ^{***} (0.07)	-0.53 ^{***} (0.07)	-0.60 ^{***} (0.07)	-0.26 ^{***} (0.07)
学业成绩排名	0.01 ^{***} (0.003)	0.02 ^{***} (0.003)	0.02 ^{***} (0.003)	0.02 ^{***} (0.003)	0.02 ^{***} (0.003)	0.01 ^{***} (0.003)
家庭成员关系	-0.26 ^{***} (0.09)					-0.21 [*] (0.12)
打骂教育频率	0.17 ^{***} (0.02)					0.16 ^{***} (0.02)
校园文明	-0.09 ^{***} (0.01)					-0.08 ^{***} (0.01)
老师体罚学生	0.60 ^{***} (0.06)					0.57 ^{***} (0.06)
朋友数	-0.06 ^{***} (0.02)					-0.07 ^{***} (0.02)
学校安全教育		-0.32 ^{***} (0.08)				-0.12(0.09)
反欺凌辅导		-0.20 ^{***} (0.06)				-0.21 ^{***} (0.06)
学校周边环境		-0.26 ^{***} (0.09)				0.02(0.09)
父母关心孩子学习生活		-0.36 ^{***} (0.09)				0.07(0.12)
经济条件(中)			-0.28 ^{***} (0.07)			-0.18 ^{**} (0.08)
经济条件(好)			-0.19 ^{**} (0.09)			-0.10(0.09)
网络成瘾倾向			0.42 ^{***} (0.09)			0.23 ^{***} (0.09)
社区活动参与			0.03(0.06)			-0.20 ^{***} (0.07)
人均 GDP 对数				-0.28 ^{***} (0.06)		-0.20 ^{***} (0.06)
社会治安				-0.44 ^{***} (0.15)		-0.01(0.16)
成长环境				-0.57 ^{***} (0.07)		-0.28 ^{***} (0.08)
原生家庭					-0.38 ^{***} (0.08)	-0.21 ^{***} (0.08)
常数项	1.48 ^{**} (0.68)	0.66(0.65)	-0.23(0.64)	3.75 ^{***} (0.87)	0.21(0.64)	3.58 ^{***} (0.92)
Pseudo R ²	0.13	0.09	0.09	0.10	0.09	0.14
AIC	8359.27	8713.26	8757.04	8685.23	8767.91	8313.56

注: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p<0.01,**p<0.05,*p<0.1。下同。

园欺凌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

在模型 6 中,在控制其它变量的情况下,男生遭受过校园欺凌(相对于未遭受过,下同)的发生比要比女生高出 31.00% [$= \exp(0.27) - 1$,下同];年龄对受欺凌风险的影响呈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因病请假次数每增加一次,受欺凌的发生比会增加 17.35%;有减肥意愿的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发生比较之无此意愿者高出 18.53%;表示有紧张焦虑情绪的学生受欺凌的发生比是参照组的 2.05 倍;与人冲突时自控能力较强受欺凌的发生比较之参照组低 22.89%。此外,自述班级成绩排名每靠后一名,受欺凌的发生比会增加 1%。

从微观系统来看,家庭关系融洽者受欺凌的发生比较之参照组低 18.94%;父母打骂教育频率每增加一个单位,中小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发生比增加 17.35%;校园文明程度每提高一个单位,学生受欺凌的发生比下降 7.69%;学校老师有体罚学生现象者遭受校园欺凌的发生比较之无此现象者高出 76.83%。此外,中小学生的朋友数每增加 1 个,则受人欺凌的发生比下降 6.76%。从中层系统来看,学校安全教育具有不显著的抑制效应(但在模型 2 中显著);所在学校有反欺凌辅导者遭受校园欺凌的发生比较之参照组低 18.94%。

从外层系统来看,相对于家庭经济条件较差者而言,中等经济条件者受欺凌的发生比要低 16.47%;有网络成瘾倾向的学生受欺凌的发生比较之无此倾向者高出 25.86%;过去一年参加过社区组织的集体活动者遭受校园欺凌的发生比较之参照组要低 18.13%。从宏观系统来看,所在区的人均 GDP 自然对数每增加一个单位,中小学生受欺凌的发生比降低 18.13%;认为社会治安变好的学生受欺凌的发生比较之参照组更低,但差异并不显著;对成长环境满意者遭受校园欺凌的发生比相对于不满意者要低 24.42%。从历时系统来看,原生家庭子女遭受校园欺凌的发生比较之参照组(非原生家庭子女)要高出 18.94%。

2. 四类校园欺凌经历的生态系统模型

从表 2 可以看出,遭受身体欺凌和网络欺凌风险的影响因素主要是个体特征、微观系统和宏观系统;而遭受言语欺凌和关系欺凌风险的影响因素主要是个体特征和微观系统(限于篇幅,此处不再列出各自嵌套模型)。

从个体特征来看,男生遭受身体欺凌、言语欺凌和网络欺凌的发生比分别是女性对应发生比的 1.62 倍、1.16 倍和 1.34 倍,男生遭受关系欺凌的发生比较之女生低;年龄与遭受四类校园欺凌的风险呈现出“先升后降”的曲线关系;请病假次数每增加一次,遭受四类校园欺凌的发生比分别增加 11.63%、11.63%、8.33% 和 8.33%;减肥意愿会增加遭受四类受欺凌经历的风险,但对言语欺凌和网络欺凌具有显著影响;紧张焦虑情绪会增加遭受身体欺凌和言语欺凌的发生比,但对遭受关系欺凌和网络欺凌的影响并不显著;良好的情绪自控能力可以降低遭受身体欺凌(18.94%)、言语欺凌(13.93%)和网络欺凌(33.63%)的发生比;成绩排名每靠后一名,遭受身体欺凌和言语欺凌的发生比都增加 1%,但对遭受关系欺凌和网络欺凌的影响并不显著。

表 2 四类校园欺凌经历的生态系统模型

		身体欺凌模型	言语欺凌模型	关系欺凌模型	网络欺凌模型
个体特征	性别	0.48 ^{***} (0.07)	0.15 ^{**} (0.06)	-0.12(0.10)	0.29 ^{***} (0.11)
	年龄	0.10(0.14)	0.42 ^{***} (0.13)	0.65 ^{***} (0.20)	1.63 ^{***} (0.21)
	年龄平方	-0.01 ^{**} (0.01)	-0.02 ^{***} (0.01)	-0.03 ^{***} (0.01)	-0.06 ^{***} (0.01)
	病假次数	0.11 ^{***} (0.02)	0.11 ^{***} (0.02)	0.08 ^{**} (0.04)	0.08 ^{**} (0.04)
	减肥意愿	0.06(0.07)	0.11 [*] (0.06)	0.15(0.10)	0.30 ^{***} (0.11)
	紧张焦虑情绪	0.42 ^{***} (0.12)	0.67 ^{***} (0.11)	0.16(0.18)	0.30(0.19)
	情绪自控能力	-0.21 ^{***} (0.08)	-0.15 [*] (0.08)	-0.14(0.12)	-0.41 ^{***} (0.12)
	学业成绩排名	0.01 ^{**} (0.003)	0.01 ^{***} (0.003)	0.003(0.005)	0.002(0.005)

续表 2

		身体欺凌模型	言语欺凌模型	关系欺凌模型	网络欺凌模型
微观系统	家庭成员关系	-0.11(0.13)	-0.30***(0.12)	-0.20(0.18)	-0.56*** (0.18)
	打骂教育频率	0.15*** (0.02)	0.13*** (0.02)	0.15*** (0.02)	0.15*** (0.02)
	校园文明	-0.07*** (0.01)	-0.06*** (0.01)	-0.09*** (0.02)	-0.05*** (0.02)
	老师体罚学生	0.52*** (0.07)	0.44*** (0.07)	0.27*** (0.11)	0.52*** (0.11)
	朋友数	-0.03* (0.02)	-0.05*** (0.02)	-0.12*** (0.03)	-0.005(0.03)
中层系统	学校安全教育	-0.09(0.09)	0.20***(0.10)	0.26* (0.15)	0.05(0.15)
	反欺凌辅导	-0.12(0.07)	-0.15***(0.07)	-0.11(0.11)	-0.25***(0.12)
	学校周边环境	0.07(0.11)	-0.07(0.10)	0.04(0.16)	0.13(0.16)
	父母关心孩子学习生活	-0.001(0.14)	0.34*** (0.13)	0.16(0.20)	0.31(0.20)
外层系统	家庭经济条件(中)	-0.23*** (0.08)	-0.19***(0.08)	-0.16(0.13)	-0.07(0.14)
	家庭经济条件(好)	-0.16(0.10)	-0.06(0.10)	0.09(0.16)	0.09(0.17)
	网络成瘾倾向	0.18* (0.10)	0.01(0.10)	0.39*** (0.14)	0.39*** (0.14)
	社区活动参与	-0.23*** (0.08)	-0.15***(0.07)	-0.22* (0.12)	-0.25***(0.12)
宏观系统	人均 GDP 对数	-0.18** (0.07)	-0.13***(0.06)	0.07(0.11)	-0.23***(0.11)
	社会治安	-0.14(0.17)	-0.15(0.16)	-0.21(0.22)	-0.50***(0.21)
	成长环境	-0.18** (0.09)	-0.25*** (0.08)	-0.30***(0.12)	-0.21(0.13)
历时系统	原生家庭	-0.11(0.09)	-0.18***(0.08)	-0.15(0.13)	-0.10(0.14)
常数项		2.11* (1.10)	-0.45(1.01)	-4.52*** (1.64)	-9.04*** (1.73)
Pseudo R ²		0.12	0.09	0.08	0.11
AIC		6480.79	7385.22	3381.67	3139.21

从微观系统来看,家庭关系融洽者遭受言语欺凌和网络欺凌的发生比较之参照组分别低 25.92% 和 42.88%,但对身体欺凌和关系欺凌的影响并不显著;父母打骂教育频率每增加 1 个单位,遭受四类校园欺凌的发生比分别增加 16.18%、13.88%、16.18% 和 16.18%;学校有老师体罚学生现象者的相应发生比较之参照组分别高出 68.20%、55.27%、31.00% 和 68.20%;校园文明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遭受四类校园欺凌经历的发生比会分别降低 6.76%、5.82%、8.61% 和 4.88%;朋友数每增加一个,遭受身体欺凌、言语欺凌、关系欺凌的发生比分别降低 3.00%、4.88% 和 11.31%,但对网络欺凌的影响并不显著。

从中层系统来看,学校有反欺凌辅导的学生遭受四类校园欺凌的发生比较之参照组均更低,且对降低言语欺凌和网络欺凌风险的影响显著;中小学开展安全教育仅对遭受身体欺凌的发生比具有不显著的抑制效应;学校周边文化环境和父母关心孩子学习生活(家校联系)对是否遭受四类校园欺凌的影响并不一致,且大多不显著。

从外层系统来看,相对于家庭经济条件较差者而言,中等经济条件学生遭受身体欺凌和言语欺凌的发生比会低 20.55% 和 17.30%,但对关系欺凌和网络欺凌的影响并不显著。具有网络成瘾倾向的学生遭受身体欺凌、关系欺凌和网络欺凌的发生比较之参照组分别高出 19.72%、47.70% 和 47.70%,但对遭受言语欺凌的影响并不显著;在过去一年内参加过社区活动的学生遭受四类欺凌的发生比较之参照组分别低 20.55%、13.93%、19.75% 和 22.12%。

从宏观系统来看,所在区的人均 GDP 自然对数每增加一个单位,中小學生遭受身体欺凌、言语欺凌和网络欺凌的发生比分别降低 16.47%、12.19% 和 20.55%,但对关系欺凌的影响并不显著;对社会治安持积极评价者遭受四类校园欺凌的发生比较之参照组均更低,不过仅对网络欺凌的影响显著;对成长环境满意者遭受身体欺凌、言语欺凌和关系欺凌的发生比较之参照组分别低 16.47%、

表 3 欺凌他人行为的生态系统模型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个体特征	性别	0.39*** (0.07)	0.58*** (0.07)	0.58*** (0.07)	0.61*** (0.07)	0.46*** (0.07)	0.36*** (0.08)
	年龄	0.16(0.14)	0.16(0.14)	0.18(0.14)	0.11(0.14)	0.07(0.15)	0.18(0.15)
	年龄平方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0.01)	-0.01* (0.01)
	病假次数	0.16*** (0.02)	0.19*** (0.02)	0.19*** (0.02)	0.19*** (0.02)	0.15*** (0.03)	0.13*** (0.03)
	减肥意愿	0.24*** (0.07)	0.36*** (0.07)	0.33*** (0.07)	0.34*** (0.07)	0.30*** (0.07)	0.22*** (0.07)
	紧张焦虑情绪	0.29** (0.13)	0.30** (0.12)	0.31*** (0.12)	0.31** (0.12)	0.12(0.13)	0.15(0.13)
	情绪自控能力	-0.92*** (0.08)	-1.10*** (0.08)	-1.15*** (0.08)	-1.13*** (0.08)	-1.11*** (0.08)	-0.92*** (0.08)
	学业成绩排名	0.01*** (0.003)	0.01*** (0.003)	0.01*** (0.003)	0.01*** (0.003)	0.01*** (0.003)	0.01*** (0.003)
	家庭成员关系	-0.15(0.11)					-0.04(0.14)
	打骂教育频率	0.16*** (0.02)					0.11*** (0.02)
微观系统	校园文明	-0.09*** (0.01)					-0.06*** (0.01)
	老师体罚学生	0.59*** (0.07)					0.44*** (0.08)
	朋友数	0.02(0.02)					0.03(0.02)
中层系统	学校安全教育		-0.38*** (0.10)				-0.23** (0.10)
	反欺凌辅导		-0.14* (0.08)				-0.14* (0.08)
	学校周边环境		-0.19* (0.10)				0.12(0.12)
	父母关心孩子学习生活		-0.30*** (0.11)				-0.03(0.15)
外层系统	经济条件(中)			-0.17* (0.09)			0.03(0.10)
	经济条件(高)			-0.06(0.11)			0.09(0.12)
	网络成瘾倾向			0.43*** (0.10)			0.22** (0.11)
	社区活动参与			-0.02(0.08)			-0.14* (0.08)
宏观系统	人均 GDP 对数				-0.38*** (0.07)		-0.26*** (0.08)
	社会治安				-0.46*** (0.16)		0.08(0.19)
	成长环境				-0.55*** (0.08)		-0.24** (0.09)
历时系统	原生家庭					-0.33*** (0.10)	-0.21** (0.10)
	遭受身体欺凌					0.97*** (0.08)	0.85*** (0.08)
	遭受言语欺凌					0.90*** (0.08)	0.86*** (0.08)
	遭受关系欺凌					0.23* (0.12)	0.17(0.13)
遭受网络欺凌					0.27** (0.12)	0.12(0.13)	
常数项	-0.83(0.86)	-1.33(0.83)	-2.20*** (0.83)	2.84** (1.12)	-2.01** (0.87)	0.94(1.23)	
Pseudo R ²	0.14	0.10	0.09	0.10	0.17	0.20	
AIC	5625.39	5858.21	5882.82	5819.42	5374.18	5232.93	

22. 12% 和 25. 92% ,但对网络欺凌的影响并不显著。

从历时系统来看 ,相较于非原生家庭子女 ,原生家庭子女遭受四类欺凌经历的发生比更低 ,但对言语欺凌的影响显著(低 16. 47%)。

3. 欺凌他人行为的生态系统模型

我们进一步从校园欺凌的主体出发构建欺凌他人行为的嵌套模型(见表 3)。模型 6(完全模型)中的 Pseudo R^2 为 0. 20、AIC 值为 5232. 93 ,与之最接近的是模型 5(历时系统模型)和模型 1(微观系统模型)。这表明 ,个体特征、微观环境和历时系统是中小學生是否欺凌他人的主要影响因素。

男生在校欺凌他人的发生比是女生的 1. 43 倍;年龄的影响呈现“先升后降”的曲线趋势;请假次数每增加一次 ,欺凌他人的发生比下降 1%;有减肥意愿的学生欺凌他人的发生比较之参照组高出 24. 61%;紧张焦虑情绪对实施校园欺凌的效应不显著;情绪自控能力较强欺凌他人的发生比较之自控能力较弱者低 60. 15%;成绩排名每靠后一名 ,欺凌他人的发生比提高 1%。

从微观系统来看 ,良好的家庭成员关系能降低中小學生欺凌他人的发生比(但不显著);父母打骂教育频率每增加一个单位 ,则欺凌他人的发生比增加 11. 63%;所在学校有老师体罚学生现象者欺凌他人的发生比较之参照组高出 55. 27%;校园文明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 ,中小學生欺凌他人的发生比降低 5. 82%。但是 ,朋友数并没有对欺凌他人的发生比产生显著影响。

从中层系统来看 ,学校开展有安全教育和反欺凌辅导的学生欺凌他人的发生比较之各自参照组分别低 20. 55% 和 13. 06%;学校周边环境和父母关心孩子学习生活在模型 2 中显著 ,但在模型 6 中不再显著。从外层系统来看 ,家庭经济条件对欺凌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 ,有网络成瘾倾向的学生实施校园欺凌的发生比较之参照组高出 24. 61%;过去一年参与过社区活动的学生欺凌他人的发生比较之参照组低 13. 06%。从宏观系统来看 ,所在区的人均 GDP 自然对数每增加一个单位 ,中小學生欺凌他人的发生比降低 22. 89%;社会治安的影响在模型 4 中显著 ,但在模型 6 中不显著;对成长环境满意者欺凌他人的发生比较之参照组要低 21. 34%。从历时系统来看 ,原生家庭子女欺凌他人的发生比较之非原生家庭子女要低 18. 94%;遭受过身体欺凌和言语欺凌显著增加了中小學生欺凌他人的发生比(分别是各自参照组的 2. 34 倍和 2. 36 倍);遭受过关系欺凌和网络欺凌对欺凌他人的发生比的影响不显著。

四、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发现 ,从校园欺凌的客体出发 ,中小學生是否遭受欺凌主要受个体特征、微观系统(家庭、学校与同伴)和宏观系统的影响。但是 ,身体欺凌、言语欺凌、关系欺凌、网络欺凌的影响因素有所不同 ,是否遭受身体欺凌和网络欺凌的影响因素主要是个体特征、微观系统和宏观系统;而是否遭受言语欺凌与关系欺凌的影响因素主要是个体特征和微观系统。从微观系统来看 ,良好的家庭成员关系和校园文明环境、对家长打骂教育和老师体罚学生的规避可以有效抑制中小學生遭受身体欺凌、言语欺凌、关系欺凌和网络欺凌的风险。较大的朋友圈也可以有效减少中小學生遭受身体欺凌、言语欺凌和关系欺凌的风险。从宏观系统来看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治安和未成年人成长环境的改善 ,校园欺凌现象也有望得到某种程度的抑制。此外 ,中层系统的反欺凌辅导以及外层系统的社区活动参与、减少网络依赖也可以产生类似作用。

但是 ,从校园欺凌的主体出发 ,中小學生是否欺凌他人则主要受个体特征、微观系统和历时系统的影响。从历时系统来看 ,父母婚姻出现变故的非原生家庭子女以及有过受欺凌经历(尤其是身体欺凌和言语欺凌)后欺凌他人的风险更高。微观系统中的父母打骂教育、教师体罚学生也会显著增加这一风险;而文明的校园环境则会产生抑制效应。此外 ,中层系统的学校安全教育和反欺凌辅导 ,外层系统的社区活动参与、减少网络依赖 ,以及宏观系统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未成年人成长环境的改善也具有类似作用。

从实证研究的结果来看,前面所提到的“地位驱动理论”“社会学习理论”“越轨情境理论”“亚文化理论”和“社会失范理论”等都从特定角度解释了校园欺凌的发生机制,但生态系统模型无疑是更加综合和有效的理论解释框架。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今后可在进一步改善变量测量和丰富相关解释变量的基础上优化相关研究。此外,欺凌他人与受人欺凌之间可能存在循环效应。今后可在调查设计中加入欺凌他人和受人欺凌的发生时间信息予以区分,以便更准确地阐释其间的理论逻辑。

参考文献:

- 谷传华、张文新 2003,《小学儿童欺负与人格倾向的关系》,《心理学报》第1期。
- 刘程、廖桂村 2019,《家庭教养方式的阶层分化及其后果:国外研究进展与反思》,《外国教育研究》第11期。
- 许明 2008,《英国中小校园欺凌现象及其解决对策》,《青年研究》第1期。
- 颜湘颖、姚建龙 2017,《“宽容而不纵容”的校园欺凌治理机制研究》,《中国教育学刊》第1期。
- 姚建龙 2016,《应对校园欺凌 不宜只靠刑罚》,《人民日报》6月14日。
- Baldry, A. C. 2003, “Bullying in School and Exposure to Domestic Violence.” *Child Abuse & Neglect* 27(7).
- 2004, “The Impact of Direct and Indirect Bullying on the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of Italian Youngsters.” *Aggressive Behavior* 30(5).
- Berger, C. et al. 2015, “Aggressive and Prosocial? Examining Latent Profiles of Behavior, Social Status, Machiavellianism, and Empathy.”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4.
- Bronfenbrenner, U. 1979, *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Experiments by Nature and Desig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hauhan, P. & N. D. Reppucci 2009, “The Impact of Neighborhood Disadvantage and Exposure to Violence on Self-Report of Antisocial Behavior among Girls in the Juvenile Justice System.”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8.
- Cohen, L. E. & M. Felson 1979, “Social Change and Crime Rate Trends: 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4(4).
- Due, P. et al. 2009, “Socioeconomic Inequality in Exposure to Bullying during Adolescence: A Comparative, Cross-sectional, Multilevel Study in 35 Count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9(5).
- Huang, H. et al. 2013, “Understanding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Bullying and Peer Victimization in Chinese Schools within Ecological Contexts.”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2.
- Juvonen, J. & S. Graham 2014, “Bullying in Schools: The Power of Bullies and the Plight of Victim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5.
- Kasen, S. et al. 2004, “The Effects of School Climate on Changes in Aggressive and Other Behaviors Related to Bullying.” In D. L. Espelage & S. M. Swearer(eds.), *Bullying in American Schools: A Social-ecological Perspective on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 Koo, H. 2007, “A Time Line of the Evolution of School Bullying in Differing Social Contexts.” *Asia Pacific Education Review* 8(1).
- Olweus, D. 1993, *Bullying at School: 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Can Do*. Cambridge: Blackwell.
- Skues, J. L. et al. 2005, “The Influence of Bullying Behaviours on Sense of School Connectedness, Motivation and Self-esteem.” *Australian Journal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15(1).
- Smith, J. D. et al. 2004, “The Effectiveness of Whole-school Anti-bullying Programs: A Synthesis of Evaluation Research.” *School Psychology Review* 33(4).
- Troop-Gordon, W. & G. W. Ladd 2005, “Trajectories of Peer Victimization and Perceptions of the Self and Schoolmates: Precursors to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Problems.” *Child Development* 76(5).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王 兵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Health *Xie Donghong & Zhu Zhisheng*(1)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levant data of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in 2010 ,2012 and 2014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filial generation’s health inequality and its influencing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 health could be transmitt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 and the parental generation’s health level could determine the filial generation’s health level; the health inequality is not only determined by the “genetic inequality” , the “family environmental inequality” also plays important roles; the influences of hereditary and innate factors depend on family environment , the more favorable the family environment is , the less the influences of hereditary and innate factors are. The public policies aiming to promote the children’s health level should take family as the basic unit , make full use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effect of health , and thus promote the maximization of the national’s health gains.

Keywords: Health Health Inequality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Influencing Mechanism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ren’s Internet Use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 *Su Linsen & Liu Xiaoyan*(13)

Abstract: With the gradual popularity of internet and the increasing richness of the contents , the impacts of internet use on children’s academic performance are increasingly drawing attention. However , regarding these impacts , there might exist the so-called “the third-person effects” or the effect of “presumed influence” in the public’s mind. Based on the relevant survey data of children questionnaire in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in 2016 , this study tries to adopt the 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 and analyze the objective impacts of internet use on children’s academic performance.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 the online entertainment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hildren’s language score and mathematics score; while online learning coul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children’s language score , but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ir mathematics score; online social activities have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s on both language score and mathematics score.

Keywords: Internet Use Academic Performance The Third Person Effect

The School Bullying Behaviors in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s and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
..... *Liu Cheng*(24)

Abstract: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sample survey data of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Shanghai ,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types of school bullying in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s , and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 36. 32% of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have been bullied , while 16. 19% of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have bullied other students; the physical bullying and verbal bullying are the main types of school bullying; for the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 the risks of being bullied are mainly influenced by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 microsystem and macrosystem; regarding whether the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ould bully other students , it is mainly influenced by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 microsystem and chronosystem. This study is helpful to further recognize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school bullying , and provide practice basis for preventing and governing school bullying.

Keywords: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s School Bullying Physical Bullying Verbal Bullying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Influences of Life Goals on Adolescents' Immoral Behaviors: The Mediating Role of Moral Disengagement *Guo Zhen , Zhao Yudi , Yao Xiaonan & Kou Yu(34)*

Abstract: Taking over 3000 first grade and second grade high school students as research sample ,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s of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life goals on adolescents' immoral behaviors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moral disengagement in this relationship.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the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life goals could influence the adolescents' immoral behaviors through the mediating factor of moral disengagement; the intrinsic life goals could negatively predict the adolescents'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immoral behaviors significantly; while the extrinsic life goals could positively predict the adolescents'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immoral behaviors significantly; regarding the influences of moral engagement on immoral behaviors ,there exist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The family and school should provide moral education to the adolescents ,intervene in the adolescents' life goals ,and hence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dolescents' ethical behaviors.

Keywords: Intrinsic Life Goals Extrinsic Life Goals Adolescents Immoral Behavior Moral Disengagement

The 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dolescents' Sexual Behavior during Adolescence *Cao Wenzhen & Tang Kun(43)*

Abstract: For the adolescents during adolescence ,they begin to experience the risks regarding sexual behavior. Hence ,investigating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exual behavior during adolescence would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practice and policy. In Chinese context ,this paper tries to expan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ecological model of selected risk factors. Using the effective sample of nearly 18 000 college students from a national survey ,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 of survival analysis and aim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adolescents' sexual debut during adolescence in the broader age range of 9 – 19 years old.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in the five dimensions regarding demography factor , individual factor , family factor , sexual relations factor , sexuality education and sexual assault factor , there are many important risky or protective factors which are related with the occurrence of the risky event regarding sexual behavior during adolescence; the proportion of risky events is relatively higher for the male adolescent , the adolescents who have more experiences in love affairs , the adolescents who cohabituate when falling in love , and the adolescents who have been sexually assaulted. Regarding the sexual behavior during adolescence ,the complexity of antecedent and consequence requires more attention and integrated intervention from society , school and family , in particular we should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Keywords: Adolescents College Students Adolescence Sexual Behavior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Blind Massage: Body-based Oc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 and Its Naturalization *Zhu Pupu & Huang Yingying(57)*

Abstract: Based on three-month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deep interview ,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blind massage is being gradually naturalized in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of social classification and body practice. According to the biological features , the social classification would define the blind as the group "suitable" for the occupation of massage; meanwhile , in the process of body practice related with this occupation , the blind would gradually "embody" this "suitability" , which in turn further strengthens the